

巴斯孔塞洛斯的“宇宙种族”思想 与墨西哥的文化民族主义*

韩琦

内容提要：20世纪20年代是墨西哥革命之后国家重建的重要时期，作为公共教育部部长的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借助优生学理论批判了种族退化论和实证主义，提出了“宇宙种族”的思想。他认为，世界种族的加速融合将为一种新类型种族的出现铺平道路，这个新种族即“未来的宇宙种族”，它将通过爱的自然选择把每一个种族的所有更好的品质保留下来。拉丁美洲的本质是种族和文化的混血，这种混血的趋势是优化，梅斯提索种族是通往“宇宙种族”的桥梁。他的这种对种族混血的积极评价，为墨西哥人乃至拉丁美洲人找回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成为文化民族主义的基石。同时，他还积极倡导教育改革运动以及音乐和艺术等方面的文艺复兴运动。他试图通过普及大众教育、传播爱国主义、促进社会平等，通过他的美学、政治和教育理想，引领墨西哥重新建成一个清白的和理想的国家。他的努力在塑造墨西哥“新人”、创造新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身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墨西哥 何塞·巴斯孔塞洛斯 “宇宙种族” 优生学 文化民族主义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是墨西哥革命之后的“重建”时期，该国

*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独立以来拉丁美洲的社会转型”（19JJD770007）的阶段性成果。

在经历了严重的政治动荡之后，试图巩固自波菲利奥·迪亚斯政权倒台之后人民斗争的成果。在维护新宪法、实行土地改革、改善劳工待遇、教育改革和政治民主化等方面都需要实施革命的方案。革命政府需要不断调整和出台新的政策，以应对国内外不断出现的紧急情况，并亟须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参与国家重建。在墨西哥的知识和文化领域，20世纪20年代见证了一种热情的民族主义，许多学者、批评家、小说家、诗人、画家和作曲家试图捕捉革命的精神和墨西哥历史的意义。在这些年里，新一代革命知识分子不仅通过他们的创新能力，而且通过为政府的服务崭露头角。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就是这些知识分子中的一个杰出代表，他是墨西哥文化革新运动的发动者，也是这一运动的旗手。他提出的“宇宙种族”思想和倡导的教育文化改革，对推动墨西哥文化民族主义运动的形成、巩固大革命的成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 巴斯孔塞洛斯的生平

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卡尔德隆（José Vasconcelos Calderón）1882年2月28日出生在瓦哈卡州的瓦哈卡市，是一位海关官员的儿子。他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在他16岁的时候去世。他的家在他3岁的时候就迁移到了与美国接壤的边境城市，先是在萨萨贝（Sásabe），后是在科阿韦拉州的彼德拉斯·内格拉斯（Piedras Negras）。在那里，他越过边境到得克萨斯州的鹰关（Eagle Pass）上学，这里采用英语和西班牙语双语教学，由此，打开了他进入英语世界的大门。1892年前后，作为得克萨斯州鹰关的一个10岁的墨西哥小学生，巴斯孔塞洛斯每天都在经历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墨西哥人的种族主义。正如他在自传《尤利西斯·克里奥尔人》中提到的，他的教室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和墨西哥人之间一场持久战斗的地点，当“在课堂上被要求确认100个北方佬可以赶走1000个墨西哥人时，我会站起来说‘那不是真的’。当有人断言‘墨西哥人是半文明人’的时候，我会更加愤怒，我会站起来说，‘在你们之前我们已经拥有了一台印刷机’”。^① 这

^① 安娜·玛丽娅·阿隆索：《顺应悖论：“混血”、杂交和墨西哥民族主义的美学》（Ana María Alonso, “Conforming Disconformity: ‘Mestizaje’, Hybridity, and the Aesthetics of Mexican Nationalism”），《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2004年第19卷第4期，第459~490页。

些童年的经历，加上对美帝国主义势力威胁墨西哥的成人理解，塑造了巴斯孔塞洛斯对墨西哥未来及其在世界历史地位上的乌托邦式愿景。他在得克萨斯州边境生活的时光可能有助于培养他的“宇宙种族”思想和拒绝盎格鲁-撒克逊文化。

他 13 岁的时候，为了继续他的学业，全家搬到了首都。1898 年他一度待在托卢卡（Toluca）的科学和文学学院。1897 年他去了坎佩切（Campeche），在那里阅读了大量的法国文学作品。随后回到墨西哥城注册了国立预科学校，之后进入了墨西哥国立法学院，在那里于 1905 年获得法学学士学位。^①

1906 年，巴斯孔塞洛斯 24 岁的时候，在瓦哈卡州与特拉西亚科（Tlaxiaco）的塞拉菲娜·米兰达（Serafina Miranda）结婚。后来他们有了孩子何塞·伊格纳西奥（José Ignacio）和卡门（Carmen）。在他的一生中，他还和埃琳娜·阿里兹门迪·梅贾（Elena Arizmendi Mejia）有着长期的关系，并与许多其他的人有着较短的情人关系，包括贝尔塔·辛格曼（Berta Singerman）。1931 年，他与安东尼塔·里瓦斯·梅卡多（Antonieta Rivas Mercado）的不愉快情人关系导致后者在巴黎圣母院（Notre Dame Cathedral）自杀。1942 年，当他 40 岁的妻子去世时，他的女儿卡门说：“当棺材被放在地上时，巴斯孔塞洛斯痛苦地抽泣着。在那一刻，他一定知道并感觉到他真正拥有过一位妻子；也许它们是迟来的悔改之泪。”^② 他后来与钢琴家埃斯佩兰萨·克鲁兹（Esperanza Cruz）再婚，他们有了一个孩子，叫埃科多尔·切斯特。

尽管巴斯孔塞洛斯对哲学感兴趣，但波菲利奥时期的墨西哥大学主要研究受法国实证主义影响的科学。巴斯孔塞洛斯就读于墨西哥城的国家预科学校，这是一所精英高中，随后就读于墨西哥城的法律学院（1905 年）。在法学院，他参与了激进学生组织的青年文艺协会（Ateneo de la Juventud）。该协会最初由多米尼加公民佩德罗·恩里克斯·乌莱尼亚（Pedro Henríquez Ureña）领导，他读过乌拉圭散文家何塞·恩里克·罗多（José Enrique

① 阿纳斯塔西奥·索萨·拉莫斯：《何塞·巴斯孔塞洛斯的伊比利亚人文主义》（Anastasio Sosa Ramos, “El Humanismo Iberoamericano de José Vasconcelos”），<https://www.ensayistas.org/critica/generales/C-H/mexico/vasconce...> 2019.02.08。

② 恩里克·克劳泽：《救赎者：拉丁美洲的思想和权力》（Enrique Krauze, *Redeemers: Ideas and Power in Latin America*），哈珀柯林斯出版社，2011，第 84 页。

Rodó)的《阿丽尔》，这是一部1900年出版的有影响力的作品，反对盎格鲁美国文化的影响，但也强调了教育的救赎力量。青年文艺协会有着多样化的成员，包括大学教授、艺术家、其他专业人士和学生。其中还有伊西德罗·法贝拉(Isidro Fabela)和迭戈·里维拉等人。他们反对迪亚斯政权，并提出了反对它的论据，该政权通过运用法国灵修主义来强调实证主义，灵修主义阐述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新视野”。

从法学院毕业后，他进入了华纳、约翰和高尔斯顿在华盛顿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并加入了华盛顿特区当地的反对连选连任俱乐部。反对连选连任主义者支持1910年由弗朗西斯科·马德罗(Francisco I. Madero)领导的推翻长期执政的墨西哥波菲利奥·迪亚斯政权的民主运动，马德罗是反对连选连任政党的总统候选人。不久，巴斯孔塞洛斯返回墨西哥城，更直接地参与了反对连选连任主义者运动，并成为该党的秘书之一，他编辑了该党的报纸《反对连选连任主义者》。

在迪亚斯被革命暴力推翻、马德罗当选墨西哥总统之后，巴斯孔塞洛斯在国家预科学校领导了一场结构性的改革，他改变了那里的学术计划，消除了过去的实证主义影响。

马德罗在1913年2月被暗杀后，巴斯孔塞洛斯参加了基础更加广泛的运动，以击败维克多利亞诺·韦尔塔军政权(José Victoriano Huerta Márquez, 1913~1914)。不久之后，巴斯孔塞洛斯被迫流亡巴黎，在那里他遇到了胡利奥·托里(Julio Torri)、阿特尔博士(Doctor Atl)、加布里埃尔·邓安努西奥(Gabriele D'Annunzio)和当时的其他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在1914年7月韦尔塔被驱逐之后，巴斯孔塞洛斯回到了墨西哥。

在1914年10月1日召开的阿瓜斯卡连特斯会议上，击败韦尔塔政权的各派系寻求一种政治解决方案的尝试遭到了失败，会议分裂了各个派系。立宪主义者的领袖，维努斯蒂亚诺·卡兰萨(Venustiano Carranza)和阿尔瓦罗·奥夫雷贡(Álvaro Obregón)将军与更激进的革命者，特别是潘乔·维亚(Pancho Villa)和埃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发生了分裂。巴斯孔塞洛斯选择了反对卡兰萨的一方，并在欧拉里奥·古铁雷斯(Eulalio Gutiérrez)短暂的总统任期内担任教育部部长。潘乔·维亚在1915年塞拉亚战役中被奥夫雷贡的护宪军队击败，巴斯孔塞洛斯再次流亡国外。卡兰萨在任墨西哥总统期间曾被帮助他掌权的索诺拉将军们驱逐并杀害。

巴斯孔塞洛斯在索诺拉人阿道夫·德·拉韦尔塔（Adolfo de la Huerta）的临时总统任期内回到墨西哥，他被任命为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校长（1920年6月9日至1921年10月12日）。作为大学校长，他拥有很大的权力，而且他因忽视了大学理事会等管理该机构的标准结构，从而积累了更多的权力。他实施了个人的权力，并开始实现他对大学功能的愿景。受罗多的爱丽儿主义的影响，他重新设计了这所大学的标志，其中心绘有一幅拉丁美洲地图，两边分别有一只墨西哥雄鹰和一只安第斯秃鹰（神鹰）护卫，象征着墨西哥和南美，寓意拉丁美洲一体化，校徽中有座右铭“为了我的种族，文化将发扬光大”（Por mi raza hablará el espíritu），象征着一种“新的”和“自由的”文化，并以墨西哥中部火山山脉和仙人掌为背景。^①在就职仪式上，他发表讲话说：“这儿正在发生最为愚蠢的事情，大学在毁坏、腐化、变形。现在我来担任这个微不足道的校长职位，已经完全置身在民众教育的对立面上了。在这个时候，我不是为了大学来工作的，而是来请求大学为人民而工作的。”^②巴斯孔塞洛斯敦促知识分子放下他们的研究，参加革命。他坚持认为，精英艺术在当时没有意义，他把自己和同人描述为“人民的孩子”。^③他认为，要实现民族团结的革命理想，只有通过教育。

1920年12月1日奥夫雷贡正式当选为总统（1920~1924），他于1921年创建了公共教育部（SEP），并任命巴斯孔塞洛斯为负责人。在奥夫雷贡的领导下，国家预算有两项关键的支出，毫不奇怪，军队是第一项，但第二项却是教育。创建公共教育部需要修改1917年宪法，为了做到这一点，奥夫雷贡政府不得不争取立法者的支持。巴斯孔塞洛斯当时是大学的校长，他巡游整个墨西哥，寻求这方面的支持。这一努力取得了成功，1921年10月12日，巴斯孔塞洛斯被任命为由他提议恢复的公共教育部部长。

在教育部的任期内，他在执行墨西哥历史特别是墨西哥革命的愿景方

① 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国立大学的新校徽》（Jose Vasconcelos, “El Nuevo Escudo de la Universidad Nacional”），《大学公报》（*Boletín de la Universidad*）1921年第91卷第2期。

② 孙扶民、何淇：《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第49页。

③ 何塞·巴斯孔塞洛斯：《演讲稿》（Jose Vasconcelos, *Discursos*），墨西哥：博塔斯出版社，1951。转引自亨利·C. 施米特：《萨穆埃尔·拉莫斯的前辈：1920年代墨西哥人的思想》（Henry C. Schmidt, “Antecedents to Samuel Ramos: Mexicanist Thought in the 1920s”），《美洲研究与世界事务杂志》（*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1976年第18卷第2期，第179~202页。

面处于强有力的地位。

他为扩大公立学校体系印刷了大量的教本，但在20世纪20年代，关于如何描绘墨西哥革命还没有达成一致，因此，由波菲利奥政府公共教育部负责人胡斯托·谢拉（Justo Sierra）撰写的早期历史教本被继续使用。

尽管他不是墨西哥土著文化的倡导者，但作为公共教育部部长，他在1923年前往里约热内卢参加巴西独立百年庆典时，随身带了一尊阿兹特克最后一位皇帝夸乌特莫克的雕像。在明确他的浪漫主义观念的声明中，他解释说，他并不支持拒绝西班牙文化的印第安主义，但在夸乌特莫克的形象中，他看到了一个“宇宙种族”的呼吁，这将代表着西半球的第二个独立时代。^①

他于1924年辞职，因为他反对新总统普鲁塔科·埃利亚斯·卡耶斯（Plutarco Elías Calles）。他致力于支持大众教育，并试图使国家的教育世俗化、公民化和泛美化。1929年，他参加了总统竞选，但在一次有争议的选举中输给了帕斯瓜尔·奥尔蒂斯·鲁维奥（Pascual Ortiz Rubio），并再次离开了这个国家。

后来，他在墨西哥国家图书馆担任领导（1940年），并主持了墨西哥西班牙语美洲文化研究所的工作（1948年）。

二 墨西哥青年文艺协会

青年文艺协会（Ateneo de la Juventud）是一个墨西哥文学和知识分子的协会。它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1907~1914），但其中的许多成员后来都成长为成就斐然的大家，为墨西哥的文化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青年文艺协会是在乌拉圭散文家何塞·恩里克·罗多领导的拉美文学运动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他强调拉美文化的“内在”灵性，而不是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唯物主义和科学主义……^②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在1908年就加入了弗朗西

^① 威廉·比兹利：《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墨西哥的国民教育与革命文化》（William Beezley, “José Vasconcelos, National Education, and Revolutionary Culture in Mexico”），<https://oxfordre.com/latinamericanhistory/view/10>，访问日期：2019年2月8日。

^② 玛丽·K. 沃恩：《1880—1928年墨西哥的国家、教育和社会阶层》（Mary K. Vaughan, *The State, Education, and Social Class in Mexico, 1880-1928*），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82，第242页。

斯科·马德罗反对波菲利奥独裁统治的革命运动，因此，他在这个协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一度担任了该协会的主席（1909年）。^① 协会的起源可以在《现代文学杂志》（*Revista Savia Moderna*）中找到，该杂志最初于1906年由阿方索·克拉维奥托（Alfonso Cravioto）和路易斯·卡斯蒂略·莱登（Luis Castillo Ledon）创办。协会的前身是1907年成立的会议协会（Sociedad de Conferencistas），其主要目的是向公众展示教育、诗歌、造型艺术和哲学的新思想。1907年2月，在全国预科学校学生会成立一周年纪念活动的框架内举行了一次文学晚会，教育部部长胡斯托·谢拉和校长波菲利奥·帕拉（Porfirio Parra）出席了这个晚会，阿方索·雷耶斯·奥乔亚（Alfonso Reyes Ochoa）在他的“讲话”中强调，需要在物质和精神上保持平衡，并批评一种流行的实证主义，将人的行为已简化为一种代数公式。在那一年里，为纪念曼努埃尔·古铁雷斯·纳赫拉（Manuel Gutiérrez Nájera）和建筑师赫苏斯·T. 阿塞维多（Jesús T. Acevedo）举行了一次示威活动，并成立了“会议协会”，从此便定期在圣母玛利亚赌场举行会议，阿方索·克拉维奥托、安东尼奥·卡索（Antonio Caso）、佩德罗·恩里克斯·乌莱尼亚、鲁本·瓦伦蒂（Rubén Valenti）、赫苏斯·阿塞维多和里卡多·戈麦斯·罗韦洛（Ricardo Gómez Robelo）等人都参加过。

但是，直到1909年10月28日，协会才正式成立，被命名为青年文艺协会。该协会最初在安东尼奥·卡索和佩德罗·恩里克斯·乌莱尼亚的领导下，逐渐吸纳了诸如阿方索·雷耶斯（Alfonso Reyes）、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和马丁·路易斯·古斯曼（Martín Luis Guzmán）等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和作家。青年文艺协会的发展开始是围绕《现代文学杂志》展开的，它的撰稿人试图摆脱现代主义写作与法国文学的影响。最终，该协会成为质疑波菲利奥·迪亚斯政府为国家行政和社会监管而采用的实证主义官方哲学的论坛。^② 它寻求对人文学科作为文化创造中心的重新定位。

协会成员对作为迪亚斯政府发展模式的孔德（Comtian）和斯宾塞

① 《何塞·巴斯孔塞洛斯：1882—1959》（“José Vasconcelos Calderón, 1882 - 1959”），<https://www.filosofia.org/ave/001/a225.htm>，访问日期：2019年2月6日。

② 《青年文艺协会》（“Ateneo de la Juventud”），Encyclopedia，<https://www.encyclopedia.com/humanities/encyclopedias-almanacs-transcripts-and-maps/ateneo-de-la-juventud>，访问日期：2019年2月6日。

(Spencerian) 的实证主义所设定的决定论和机械论以及“科学派”团体^①提出了一系列批评。他们反对波菲利奥政府的教育部部长胡斯托·谢拉和“科学派”的官方立场,呼吁政府“为墨西哥的教育提供”一个更广泛的观点,反对生物决定论、种族主义,并寻找一种解决办法,以解决墨西哥由于工业化或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社会变革的成本问题。他们通过组织每年的周期性讲座,展开公开讨论和广泛传播知识,并提出了关于墨西哥社会的政治、社会和知识革新的建议。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和青年文艺协会的一代人促进了对哲学上的单一哲学观点(实证主义和决定论)的批评。他们提出了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重申整个拉丁美洲固有的文化、伦理和民族价值观。在这些价值观中,拉丁美洲是作为政治和社会现实出现的,而此前波菲利奥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它蔑视墨西哥本国和墨西哥人的一切,它崇拜欧洲、法国、德国,其次是美国的思想和文化,并将之看作取得进步的唯一途径。

到1910年初,协会成员包括了墨西哥城的作家、音乐家、画家、建筑师、工程师、律师、医生和学生,其中主要有赫苏斯·T.阿塞维多、雷韦托·阿吉莱斯·布林加斯(Roberto Argüelles Bringas)、安东尼奥·卡索、何塞·埃斯科菲特(José Escofet)、伊西德罗·法韦拉(Isidro Fabela)、内梅西奥·加西亚·纳兰霍(Nemesio García Naranjo)、里卡多·古斯曼·罗韦洛(Ricardo Gómez Robelo)、卡洛斯·贡萨雷斯·佩尼亚(Carlos González Peña)、佩德罗·恩里克斯·乌莱尼亚、阿方索·雷耶斯·奥乔亚、马利亚诺·席尔瓦伊·阿塞韦斯(Mariano Silvay Aceves)、阿方索·特哈·萨夫雷(Alfonso Teja Zabre)、胡里奥·托里(Julio Torri)、何塞·巴斯孔塞洛斯等人。在国外居住的有马克斯·恩里克斯·乌莱尼亚(Max Henríquez Ureña)、佩德罗·恩里克斯·乌莱尼亚、里卡多·阿雷纳莱斯(Ricardo Arenales)、何塞·桑托斯·乔卡诺(José Santos Chocano)、埃弗伦·雷沃列多(Efrén

^① “科学派”是指墨西哥波菲利奥·迪亚斯总统的技术官僚顾问圈。主要包括加比诺·巴雷达(Gabino Barreda)、曼努埃尔·罗梅罗·鲁比奥(Manuel Romero Rubio)、何塞·伊维斯·李曼托尔(José Yves Limantour)、胡斯托·谢拉、弗朗西斯科·布尔内斯(Francisco Bulnes)、埃米利奥·拉瓦萨(Emilio Rabasa)、恩里克·克雷埃尔(Enrique Creel)、路易斯·特拉萨斯(Luis Terrazas)、巴勃罗·马塞多(Pablo Macedo)、华金·卡萨苏斯(Joaquín Casasús)、内梅西奥·加西亚·纳兰霍(Nemesio García Naranjo)、埃米利奥·皮门特尔(Emilio Pimentel)、罗森多·皮内达(Rosendo Pineda)等人,他们沉浸在实证主义的“科学政治”中,为实现迪亚斯政府的“秩序与进步”发挥着作用。

Rebolledo)、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这一年的年终还纳入了恩里克·贡萨雷斯·马丁内斯（Enrique González Martínez）、安东尼奥·麦迪斯·博里奥（Antonio Mediz Bolio）、马丁·路易斯·古斯曼。^①到1914年，墨西哥青年文艺协会的成员已经达到100多人。

在墨西哥革命开始之后的1912年，该组织的成员参加了创建人民大学，并协助当时的教育部部长胡斯托·谢拉在墨西哥国立大学建立了高等研究学校（Escuela Nacional de Altos Estudios）。除了大学和艺术中心之外，墨西哥青年协会还成功地向墨西哥引进了生产和传播人文学科（主要是文学、哲学和语言学）的新方法。

三 关于“宇宙种族”的思想

巴斯孔塞洛斯“宇宙种族”思想的形成有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他最早在1907年法学院的毕业论文中就提出了一些初步的想法，后来以短篇文章和演讲的形式表达他的观点，从1921年到1924年，他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宇宙种族”意味着种族文化混血将会形成新的、革命性的墨西哥人。他卸任教育部部长之后，1925年在《宇宙种族》一书中发表了他关于种族混血的经典声明以及种族混血对墨西哥和拉丁美洲意义的看法。

关于“宇宙种族”思想产生的背景，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青年文艺协会的影响。巴斯孔塞洛斯在青年文艺协会的时候就开始思考墨西哥的种族问题，正如他后来在其自传中所回忆的那样，“在青年文艺协会里，我们开始重新挖掘我们这一种族的思想……”^②1910年，纪念墨西哥独立100周年的时候，青年文艺协会举办了一系列讲座，其中巴斯孔塞洛斯在他的讲座上讨论了唐·加比诺·巴雷达（Don Gabino Darreda）

^① 阿曼多·佩雷拉：《青年文艺协会》（Armando Pereira, “Ateneo de la Juventud”），载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哲学研究所编《墨西哥文学词典》（Instituto de Investigaciones Filológicas de la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 *Diccionario de la Literatura Mexicana*），墨西哥20世纪出版社，2004，第38~45页。转引自“Ateneo de la Juventud Mexicana,” Wikipedia, https://es.wikipedia.org/wiki/Ateneo_de_la_Juventud_Mexicana, 访问日期：2019年2月8日。

^② 《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全集》第1卷（Jose Vasconcelos *Obras Completas*, Tomo 1），墨西哥联合书店，1957，第668页。

以及当代思想。尽管主题是民族性的，但作者的创作动机同时拥有美洲性和欧洲性。巴斯孔塞洛斯在评价了巴雷达这位墨西哥实证主义大师的作品后，结合叔本华、尼采、伯格森及其他欧洲思想家的哲学，提出了美洲思想，以美洲为出发点。该思想以美洲最富远见的伟人所独具的未来观为源泉。就这样，一位年轻人诠释了这一同样年轻的民族的史诗特质和活力。尽管这一民族遭遇了很多不幸，它仍然相信自身的力量和命运，并积极面向未来。巴斯孔塞洛斯感到自己身处的时代“是清晰的。它传递着一种信号，在这个时代，面向未来的思想预示了新的信仰的出现，它们将引领后世”。尽管命运仍旧充满神秘，他提出创造一种信仰，以引导同时代全西班牙语美洲的人；但同时，他以敏锐的洞察力预见了这一计划的局限性。^①

其次，罗多等人思想的影响。巴斯孔塞洛斯继承了马蒂、罗多等思想家，达里奥、乔卡诺等诗人，以及20世纪头十年年代美洲主义大师的思想，在此基础上扩展了有关美洲大陆主义的学说。他曾写道，“特别是我们这些国家，培养着对民族主义与美洲梦想的双重热爱，期待着某种事物的到来。它们成为未来的庞大机体，以细胞集群的形式团结协作，共同为整体的进步而努力”。^②他还提到，在世界中，西班牙语美洲作为一个整体占有突出地位。它已经开始发挥自身的作用，并预示着人类共同的未来。

再次，优生学运动的影响。优生学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兴起的一种基于遗传论的科学和社会运动，它涉及一系列政策建议，鼓励“合适”的个体繁殖，并限制那些被认为“不合适”的个体，以实现“更好的繁殖”的目标。1904年，英国科学家高尔顿（Galton）将优生学定义为“处理所有影响的科学，提高了一个种族的先天素质，也发挥了最大的优势”。^③同样，1911年，美国优生学家查尔斯·达文波特（Charles Davenport）把优生

① 赫尔曼·波萨达：《巴斯孔塞洛斯的美洲思想》（Germán Posada, “La Idea de América en Vasconcelos”），《墨西哥历史》（*Historia Mexicana*）1963年第12卷第3期，第381页。

② 《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全集》第1卷（*Jose Vasconcelos Obras Completas*, Tomo 1），第60页。

③ 弗兰西斯·高尔顿：《优生学：它的定义、范围和目标》（Francis Galton, “Eugenics: Its Definition, Scope and Aims”），《美国社会学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04年第10卷第1期，<http://www.mugu.com/galton/essays/1900-1911/galton-1904-am-journ-soc-eugenics-scope-aims.htm>。

学描述为“通过更好的繁殖改善人类种族的科学”。^① 史蒂芬（Stephan）和其他一些学者 [奇蒂（Chitty）、克兰（Kline）、克卢钦（Kluchin）、萨阿德·格拉纳多斯（Saade Granados）] 也注意到，尽管优生学倾向于与纳粹主义的恐怖联系在一起，但它在二战后并未消失。优生学以各种形式重新包装，如计划生育、人口控制、遗传和婚姻咨询以及标准化测试。此外，优生学并不是极端主义者的专属领域，而是一个异类运动，涉及受众人尊敬的科学家、人类学家、社会活动家、女权主义者、学者、政治家和许多其他人。^②

在墨西哥，因大革命引起的无数死亡和流离失所、贫困和疾病问题日益严重以及国家支持的新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优生学应运而生，它回应了一场关于如何将印第安人口融入战后重建的国家以及如何改善穷人健康的长期争论。拉美裔研究学者谢尔（Schell）指出，^③ 优生学体现在一系列雄心勃勃的健康和社会政策计划中。例如，1917年，使离婚合法化的《家庭关系法》以达尔文的术语规定，为了“物种的利益”对婚姻进行管理。该法试图防止酗酒者、患有性病和肺结核的人结婚，这些人不仅被认为具有传染性，而且被认为具有遗传性。这些人的繁殖被认为是“有害于国家，因为国家的活力取决于国民子女的力量，也有害于同一物种，因为同一物种为了自身完善，需要……一种理智而谨慎的人为选择，旨在减轻自然选择的僵化”。^④ 这里需要注意的一个方面是，表示健康、力量和能力的活力语言是优生学和巴斯孔塞洛斯著作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比喻（recurring trope），巴斯孔塞洛斯认为混血主题将成为所有种族问题中最重要的。此

① A. M. 斯特恩：《优生学国家：现代美国优良育种的前沿和缺陷》（A. M. Stern, *Eugenic Nation: Faults and Frontiers of Better Breeding in Modern America*），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5，第11页。

② A. M. 斯特恩：《优生学国家：现代美国优良育种的前沿和缺陷》（A. M. Stern, *Eugenic Nation: Faults and Frontiers of Better Breeding in Modern America*），第6页。

③ P. A. 谢尔：《古巴、波多黎各和墨西哥的优生学政策和实践》（P. A. Schell, “Eugenics Policy and Practice in Cuba, Puerto Rico, and Mexico”），载 A. 巴什福德、P. 莱文编《牛津优生学历史手册》（A. Bashford & P. Levine,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Eugenics*），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第484页。

④ L. 苏亚雷斯：《墨西哥优生学在教育 and 医疗方面的社会影响》（L. Suárez, “La Influencia de la Sociedad Eugénica Mexicana en la Educación y en la Medicina Social”），《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o*）1999年第2期，第55页。

外,《家庭关系法》强调了墨西哥优生学家坚持的直接信念,对环境和人民教育的干预将有助于改善民族。

优生学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为墨西哥的公共卫生、教育和福利政策做出了贡献。它关注母婴卫生项目,而管理妇女及其生育选择被视为国家发展的组成部分。墨西哥优生学运动还促使 1931 年墨西哥优生学协会的成立,该组织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向广大公众传播优生学。为此,它向护士和社会工作者提供生殖健康课程,推广性教育课程,与政府合作,开展针对酗酒、性病和卖淫的广播宣传,并出版了自己的杂志《优生学》。墨西哥优生学协会也支持绝育法,1932 年,维拉克鲁斯州的州长阿达尔韦托·特赫达(Adalberto Tejeda)批准了该州的优生绝育法。该法被视为“保护措施,不仅有利于物种和种族,而且有利于家庭”,成为该州州长“多层次改革”的核心组成部分。根据《优生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有关法律的文章,节育被合法化,以减少那些威胁墨西哥种族退化的“不太理想”的下层阶级和“不太理想”的种类过度繁殖。普遍实行节育是为了实现优生改善。最后,法律将“明显的白痴案例”和“堕落的疯子”、“不治之症”和“犯罪分子”的绝育合法化。^①早在 1933 年,墨西哥优生学协会就开始讨论优生绝育的问题。

墨西哥优生学运动与当时的种族意识形态和国家重建计划有着密切关系。墨西哥的知识分子在当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在此前混血儿被普遍认为是退化的时代,混血儿究竟意味着什么样的种族混血,混血儿是否能产生有益的结果,是否应该被鼓励成为一个巩固国家的过程。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巴斯孔塞洛斯重新表述了“宇宙种族”杂交状态的主要概念,认为种族文化混血事实上可以产生更好的生物种族,是优生而不是退化。

优生学对当时墨西哥社会各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它产生了一系列关于墨西哥公民应该是谁以及应该如何表现的医学期望和道德准则。

最后,墨西哥革命之后国家重建的需求。托马斯·本杰明曾写道,“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掌握了权力的那些理想主义的和脚踏实地的革命者与大批墨西哥老百姓一起致力于重建这个国家。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修复 10

^① N. L. 斯蒂芬:《优生学的时代:拉丁美洲的种族、性别和民族》(N. L. Stepan, *The Hour of Eugenics: Race, Gender, and Nation in Latin America*),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1,第 132 页。

年政治动荡和内战所留下的创伤，而且要在新的基础上重建这个国家，令墨西哥及其人民获得新生”。^①阿尔瓦多·奥夫雷贡就是这些年代中的第一个这样的革命者，他1920年12月1日当选总统后，开始努力使经过10年内战的国家出现相对的和平和繁荣，他宣布工人和农民的组织合法，成立了劳工部，颁布了新的劳动立法，实行土地改革，在他的任期内共分配了921627公顷的土地。奥夫雷贡十分重视思想文化的重建。他精心策划了墨西哥独立100周年的纪念活动，为塑造公众对独立和革命的历史记忆，并评价其历史地位提供了一个机会。对奥夫雷贡来说，百年纪念是强调墨西哥革命具有历史根源的一种方式，就像独立一样，革命为墨西哥人提供了新的机会。正是他选择和任命了巴斯孔塞洛斯为墨西哥公共教育部部长，开始对学校教育进行改革。同时，他也支持巴斯孔塞洛斯领导的墨西哥壁画运动，在其任期内，迭戈·里维拉、戴维·阿尔法罗·西凯罗斯（David Alfaro Siqueiros）、何塞·克莱门特·奥罗斯科（José Clemente Orozco）、罗伯特·蒙特内格罗（Roberto Montenegro）等重要艺术家应邀在墨西哥各地公共建筑的墙壁上创作出体现墨西哥革命精神的壁画，其中“宇宙种族”的思想自然也得到了表现。

巴斯孔塞洛斯关于“宇宙种族”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宇宙种族》一书中，该书的中心论点是，世界种族的加速融合将为一种新类型的种族的出现铺平道路，这个新种族即“未来的宇宙种族”。他预言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即美学时代，在这个时代，快乐、爱、幻想和创造力将压倒他所看到的支配当代的理性主义。在这个新的时代，婚姻不再是由需要或方便决定的，而是由爱和美丽决定的；已经处于被打破过程中的种族障碍，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将完全消失，并将产生一个完全混合的种族，即一个“宇宙种族”，在这个种族中，每一个种族的所有更好的品质将通过爱的自然选择而被保留下来。

他的“宇宙种族”思想的一些主要观点可归纳为以下方面。

第一，提出了他对美洲本体论的认识，即美洲的本质是种族文化的混血。他指出，我们种族的混合不仅是血液的，也是精神的。我们是“两三

^① 见〔美〕迈克尔·C. 迈耶、〔美〕威廉·H. 毕兹利编《墨西哥史》，复旦人译，东方出版中心，2012，第556页。

种血液混合的继承者，我们的精神世界由所有文化构成”。我们是美洲人（既不是印第安人，也不是西班牙人、非洲人，而是他们前所未有的融合），我们的天性“只有通过宇宙的宽广才能得到满足”。

巴斯孔塞洛斯特别强调了思想文化方面的混血。他认为，“如果自身的理想并未持续下去或已经变质，如果只有物质进步和模糊的种族概念构成这些新兴国家的民族感知，我们得到的只是另一个昙花一现的帝国，与其他数不清的帝国一样，在精神的历史中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便灭亡。更糟糕的是，如果我们继续衰弱下去，我们的美洲将只能成为其他文明的反映或丑化”。^①

美洲融合的过程从本质上说并不是政治、经济的，也不是军事的，而首先是智慧的、意识形态的和思想的。它是一个哲学的过程，这是因为哲学是所有文化的脊梁。美洲的新哲学应当引领我们的精神融合。“这一融合要求的协作并不在于奢华的大使馆，也不在于商人间的贸易交流，更不在于军事往来。它在于那些谦逊的先驱所持的恒心和品德，那些没有盾也没有箭的尤利西斯，那些没有财宝也没有商品，只有对思想这一微妙游戏的诚挚的爱……这是因为思想创造了集体意识和个人意识。一个集体的思想可以更正、促进和活跃另一个类似团体的思辨。因此，通过行为和双方的互动，性格特点逐渐形成，文化被组织起来。”^②

巴斯孔塞洛斯认为，美洲人的首要任务是理论性质的，即美洲所有民族进行哲学协作，以创造美洲思想和美洲现实。

第二，对比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与拉丁文化之间的差异，认为后者负有创新使命。他指出：“我们不是单单一个有缺陷的美洲，一个附属于我们北方邻居的美洲。撒克逊美洲是一个对白人自由开放的美洲，一个由旧大陆的子孙后代建造的美洲。而我们的美洲是混血的国度和作品，由两三种血液混合而成，由所有文化组成我们的精神世界。”

“我们不像北美美人再造撒克逊社会一样再造西班牙社会。从殖民初期，当西班牙人与印第安人混种时，西班牙人便从他们的族系中分离出来，而印第安人也放弃了他们的群体。试图回到一种或另一种天性都是背叛事

^① 《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全集》第1卷（*Jose Vasconcelos Obras Completas*, Tomo 1），第6页。

^② 《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全集》第1卷（*Jose Vasconcelos Obras Completas*, Tomo 1），第6页。

实，毫无意义。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过去，我们的天性贪婪且变化不定。它包含深层的回忆，但憎恶约束与单调，只能通过宇宙的宽广得到满足。”^①

他赞扬西班牙殖民者和他们“丰富的爱，使他们能够与印第安人和黑人创造一个新的种族”。相反，他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拒绝与其他种族混合，表明他们不可避免地会衰败，因为历史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所有民族和所有文化的融合。“……在拉丁美洲，对异种血液的排斥也存在，但会无限地减弱。在那里，有一千座桥，可供所有种族的真诚和热诚融合。与南方人更加开放的同情心相比，北方人的种族隔离是最重要的因素，如果这种情况甚至肤浅地反映了未来的话，那么同时也是对我们最有利的因素，因为我们马上就会发现我们属于明天，而盎格鲁-撒克逊人则渐渐地更多属于昨天的一部分。”^②

他谈到，我们的美洲不是西班牙或美国的翻版。我们的美洲正如宇宙万物，单一性和多元性并存，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的美洲具有创新性，“在我们打破疆域界限，获取各方力量的同时，世界也从各地送来不同的力量。它们以人或思想的形式存在，我们的种子埋藏在这些力量中，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扩张，且并不掩饰其通过这种力量对未加限制和不断进步的事物的某种冒险的尝试，以及不再仿造其他模式进行创造的意图”。^③

“在西班牙语美洲，大自然将不再重复她的部分尝试。这一次，从被遗忘的亚特兰蒂斯中诞生的种族将不再是一个颜色单一或特殊的种族。未来的种族不会是第五个、第六个（单一）种族，注定要战胜它的祖先……，将要出现的是决定性的种族，即综合种族，整合的种族，是由所有民族的天才和鲜血组成的种族，因此，更具有真正的兄弟情谊和真正的普适视野。”^④ 在这里，作者提到，创造“宇宙种族”的工作将在伊比利亚美洲进行。

第三，不否认白人种族在种族混血中的优越性，承认现存种族存在的

① 《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全集》第1卷（*Jose Vasconcelos Obras Completas*, Tomo 1），第59页。

② 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宇宙种族》（*José Vasconcelos, The Cosmic Race/La Raza Cosmica*），迪迪埃尔·T. 哈恩（Didier T. Jaén）英译本，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7，第20页。

③ 《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全集》第1卷（*Jose Vasconcelos Obras Completas*, Tomo 1），第61页。

④ 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宇宙种族》（*José Vasconcelos, The Cosmic Race/La Raza Cosmica*），第20页。

不平等。

他写道，白人种族“已经成为世界的侵略者，并且认为自己注定要统治世界，就像以前的各种族在他们掌权期间那样。很明显，白人的统治也是暂时的，但他们的任务是充当一座桥梁。白种人把世界带入了一个所有人类和文化都能融合的状态。白人在我们这个时代发展和组织起来的文明，为所有人联合成为第五个普适民族奠定了道德和物质基础，这是所有以前的民族的成果，也是过去一切的改善”。^①

“今天的胜利者纯白人的日子和他们前任的日子一样多。在完成了对世界机械化的使命之后，他们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为所有民族融合的新时期奠定了基础。印第安人除了现代文化之门之外，没有其他通向未来的大门，也没有其他道路，只有拉丁文明已经开辟的道路。”^② “一开始，白人会试图利用他们的发明为自己谋取利益；但由于科学不再深奥，他们不太可能成功。他们将全神贯注于所有其他种族的雪崩之中，最终，放下他们的自负，他们将与其它种族结合为一个新的种族，即未来的第五个种族。”^③

“拉丁美洲欠欧洲白种人的东西，不会去加以否认。拉丁美洲很大一部分的铁路、桥梁和企业都要归功于北美洲。出于同样的原因，它需要（所有）其他种族。然而，我们接受白人优越的理想，但不接受他们的傲慢；我们要给他们以及所有其他民族提供一个自由的国家，在那里他们可以找到一个家园和庇护所，但不能继续他们的征服。白人自己，对他们的第四个种族的物质主义和社会不公感到不满，在自由的征服中他们会来寻求我们的帮助。”^④

“也许白种人的特征将在第五个人类种族的特征中占主导地位，但这种优越性必须是个人品位自由选择的结果，而不是暴力或经济压力的结果。

① 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宇宙种族》（José Vasconcelos, *The Cosmic Race/La Raza Cosmica*），第4页。

② 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宇宙种族》（José Vasconcelos, *The Cosmic Race/La Raza Cosmica*），第16页。

③ 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宇宙种族》（José Vasconcelos, *The Cosmic Race/La Raza Cosmica*），第24页。

④ 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宇宙种族》（José Vasconcelos, *The Cosmic Race/La Raza Cosmica*），第25页。

文化和自然的优越特性必须胜利，但只有在良心自愿接受和幻想自由选择的基础上，胜利才会稳定。到目前为止，生活已经从人类的低级能力中得到了它的特性；第五种族将是高级能力的果实。第五种族不排除生命的积累。”^①

他认为，在进化发展方面，种族之间没有差异，只有在能力和才能上的差异，所有种族都是这个新的精神文明的潜在贡献者。然而，当他劝说“优秀”的家族“不遗余力地教育低下者并提高其标准”时，他很快就自相矛盾了。他继续说：“如果我们不想被黑人、印第安人或亚洲人的浪潮所淹没，我们就必须看到（他们）被提高到更高的生活水平，在那里，生殖受到管制，质量超过了数字。”这里的巴斯孔塞洛斯揭示了在种族文化混血中，并不是所有种族都是平等的。此外，他还复制了许多他否认的种族理论，因为他将有色人种定位为一个需要通过相关的优生措施救赎（或消失）的从属主体。^②

第四，认为种族混血的趋势是种族优化，梅斯提索人是通向未来的桥梁。

巴斯孔塞洛斯观察到，北美和拉丁美洲本质上是不同的，因为前者遵循的是“一个种族的标准”，排除并拒绝与不同的种族通婚，而不是后者的“混合种族标准”。巴斯孔塞洛斯解释说，这种混合产生了梅斯提索人（混血人），梅斯提索人既不是印第安人也不是西班牙人，而是一个“连字符”，试图将他祖先冲突的性格调和成一个。因为梅斯提索人“无法与过去完全相连，因此，他总是直指未来，是通向未来的桥梁”。巴斯孔塞洛斯承认，他那个时代的主流种族理论并没有分享他对杂交的乐观。他特别提到了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其认为混血儿是堕落的和下等的。他指出，所谓纯种族理论不过是一个神话，它有助于维护统治人民的权力。巴斯孔塞洛斯在不否定生物学语言的前提下，推翻了这一理论，认为“人类或植物的杂交倾向于产生更好的类型，并趋向于使静止的类型恢复活力。

① 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宇宙种族》（José Vasconcelos, *The Cosmic Race/La Raza Cosmica*），第25~26页。

② 林内特·曼里克：《梦想一个宇宙种族：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和墨西哥的种族政治，1920—1930年代》（Linnete Manrique, “Dreaming of a Cosmic Race: José Vasconcelos and the Politics of Race in Mexico, 1920s–1930s”），《令人信服的艺术与人文》（*Cogent Arts & Humanities*）2016年第3期。

如果我们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经过一段适应期后，血液更新的结果总是有益的。他还提到，尽管英国人在他们的殖民地仍然是“完全陌生人”，但“西班牙人已经在20个国家中成功地使之部分地复制了西班牙人的血液和文化，在今天就像西班牙本土的西班牙人一样……”他认为，西班牙同化殖民的方法是杂交产生好处的一个例子。^①

第五，认为基督教可以作为一种教化媒介。尽管巴斯孔塞洛斯认为印第安人落后，但他仍然乐观，他断言：“只要精神因素有助于提高，即使是最矛盾的混血也能产生有益的结果。事实上，亚洲人民的衰落可以归因于他们的孤立，但毫无疑问，也可以归因于他们没有被基督教化。像基督教这样的宗教使美洲印第安人在几个世纪内从食人生番达到相对文明程度的发展”。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巴斯孔塞洛斯将基督教定义为一种教化的媒介，把它视为一个可以改善土著人看似落后状况的礼物。同时，通过否认亚洲人，提升梅斯提索人的形象。

第六，巴斯孔塞洛斯是一位西班牙美洲主义者，而不是土著主义者。他指出，该地区唯一的“健全的种族政策”是“旧的政策——西班牙人和基督教徒认为理所当然的政策，即我们都有可能是相同的，我们必须根据对我们做出的呼吁给出不同的反应……”他想象中的拉丁美洲社区是一个纯欧洲化的社区。^②巴斯孔塞洛斯否认任何土著人的机构，并对他们对文化的贡献（或缺乏文化的贡献）表示出一种矛盾心理，即使不是彻底的蔑视，正如他断言的那样，“印第安人没有可追溯的文明标准”。^③巴斯孔塞洛斯认为，只要梅斯提索种族成为一个欧洲化的、受教育的和有文化的种族，而

① 转引自林内特·曼里克《梦想一个宇宙种族：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和墨西哥的种族政治，1920—1930年代》（Linnete Manrique, “Dreaming of a Cosmic Race: José Vasconcelos and the Politics of Race in Mexico, 1920s - 1930s”), 《令人信服的艺术与人文》(Cogent Arts & Humanities) 2016年第3期。

② 无独有偶，十多年后，哲学家萨穆埃尔·拉莫斯指出，墨西哥文化永远不会是原创的，因为“从定义上讲，它是欧洲的……我们有欧洲血统，我们的语言是欧洲的，我们的习俗和道德是欧洲的，我们的恶习和美德之和是一种西班牙种族的遗产”。萨穆埃尔·拉莫斯：《墨西哥人和文化特征》(Samuel Ramos, *Perfil del Hombre y la Cultura en México*)，墨西哥：佩德罗·罗夫雷多出版社，1938，第75页。

③ 转引自林内特·曼里克《梦想一个宇宙种族：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和墨西哥的种族政治，1920—1930年代》（Linnete Manrique, “Dreaming of a Cosmic Race: José Vasconcelos and the Politics of Race in Mexico, 1920s - 1930s”), 《令人信服的艺术与人文》(Cogent Arts & Humanities) 2016年第3期。

非原来的她，那么她就会上升到一个“宇宙种族”的地位。

第七，提出历史发展三阶段法则，并预言“宇宙种族”的美学特点。

巴斯孔塞洛斯受孔德学说的启示，提出了历史发展的三阶段法则。孔德将人类发展演绎为三阶段，即神学、形而上学和实证主义阶段，他则提出了另外一种三阶段法则说，即物质或军事阶段、智力或政治阶段、精神或美学阶段。“三个阶段代表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将我们从需求的牢笼中逐渐解放出来，并逐渐以情感和幻想的高级准则指引我们的生命。”在巴斯孔塞洛斯看来，种族和文化混血是一个美学问题。

在第一阶段，物质起支配作用。各民族相遇时，仅以暴力和相对实力为法则进行斗争或联盟。有时一些民族灭亡，有时他们根据需求或利益达成协议。这就是各类游牧民族和部落的生存方式。在第二阶段，理性倾向于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理性人为地利用其力量获取的优势并更正错误。边界通过条约的形式确定，而习惯则根据相互利益和逻辑法则进行组织：罗马文明是这种理性社会体系最为完备的模型，尽管事实上这一模型在罗马时代之前已经开始，并一直持续到当今这一民族国家的时代……规定、惯例或专制即为第二时期的法则。我们被困在这一时期，而我们需逃离这一时期。第三阶段即将来临，我们将称它为美学阶段。在这一阶段，民族之间的关系将受到情感（*simpatia*）与意愿的自由支配。意愿是内在生命的最高法则，向外则表现为情感与美。它将成为公共秩序和民族关系毋庸置疑的准则。^①

巴斯孔塞洛斯对第三阶段的种族创造给予了想象和描述^②：

如果我们承认人类正逐渐接近其命运的第三阶段，我们将看到种族融合的工作将在伊比利亚美洲大陆进行，这是一项源自最高智力成果的法则。情感、美丽和幸福的法则将决定选择一个比基于科学理性的优生学更优越的伴侣，而科学理性永远不会超越爱情行为中不那么

^① 《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全集》第2卷（*José Vasconcelos, Obras Completas, Tomo 2*），第839页；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宇宙种族》（*José Vasconcelos, The Cosmic Race/La Raza Cosmica*），第38~39页。

^② 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宇宙种族》（*José Vasconcelos, The Cosmic Race/La Raza Cosmica*），第28~40页。

重要的部分。……整个物种将改变其身体结构和气质。优越的直觉将占上风，在一个快乐的合成中，今天分配给不同种族的美丽元素将持续下去。

根据社会福祉、同情心和美感的规律完成的种族混合，将导致创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类型。……

只有一次持久的经历才能显示出一种混合的结果，这种混合不再是暴力或必然的结果，而是基于美所产生的炫目和爱的悲怆所证实的选择。

……在新秩序中，根据其自身的规律，永恒的元素不会在暴力上而是在品位上支持自己，因此，选择将是自发的，正如艺术家所做的那样，从所有的颜色中，他只取那些对他的作品方便的颜色。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通过三阶段法则的实施，我们在美洲将比世界任何其他地方先于创造一个新的种族，这个种族是由以前所有民族的财富组成的，最后一个种族，宇宙种族。”在这个新时代，丑陋及其根源，如“贫穷、教育不足……悲惨”将消失。他建议教育“劣等种族”，使他们“不那么多产”。他认为美的法则将足以使“宇宙种族”崛起。“一步一步地”，“通过自愿灭绝，更丑陋的种群将让位给更英俊的……印第安人，通过‘嫁接’到相关的种族，将经历他们与我们时代分离数百万年的跳跃。在几十年的审美优生学中，黑人可能消失……”在巴斯孔塞洛斯关于种族文化混血的观念中，印第安人必须成为现代人，或者消失，而黑人，被认为过于丑陋和缺陷，必须简单地消失。巴斯孔塞洛斯在幻想一种美学上的优秀种族。

巴斯孔塞洛斯的“宇宙种族”思想，提出了美洲本体论，认为美洲的本质是种族文化混血，并且批驳了种族混血退化论；根据优生学理论，认为种族混血的趋势是优化，梅斯提索种族是通往“宇宙种族”的桥梁，从而为墨西哥人乃至拉丁美洲人找回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成为文化民族主义的基石。在墨西哥，种族文化混血思想成为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由于其主要关注的是实现种族和文化的承诺，即改善种族，进而使国家文明化，因此，对墨西哥的教育和文化改革乃至优生学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20世纪20年代的艺术运动将墨西哥人重新定义为棕色和混血人。1930年，国家统计学家从人口普查中删除了种族分类，赞同墨西哥是一个同质的梅斯提索民族的观点。今天，梅斯提索的遗产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的

各种形式中观察到，如公众话语中对种族和种族主义的持续否认，“改善种族”（Mejorar la Raza）成为一个流行的说法和愿望。^①

巴斯孔塞洛斯的流亡、旅行和学习使他具有了体验拉丁美洲的经历，因此，对他来说，墨西哥的问题就是拉丁美洲的问题。他追求的核心是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的意义。他预言了拉丁美洲一个精神和审美的新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新时代，种族障碍将失去力量，持续的种族文化混血将导致“伊比利亚人的宇宙种族”。他的计划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计划，而是建立在玻利瓦尔所谓拉丁美洲联盟“世界使命”之上的。因此，他的思想还激励了整个拉丁美洲乃至美国的学生运动。

四 倡导教育改革

巴斯孔塞洛斯因其倡导教育运动而出名。在1920年至1921年担任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校长的时候，他为该大学提供了一个至今仍然流行的座右铭：“为了我的种族，文化将发扬光大”这意味着“在漫长的压迫之夜之后，我们的种族觉醒”。^②

早在秘鲁利马流亡期间，即在卡兰萨总统任期内，他就设计了一项教育和发展计划。他所提出的创建新部委的建议，实际上是从负责文化和教育的第一任苏联启蒙委员阿纳托利·鲁纳查斯基（Anatoly Lunacharsky）制订的计划中得到启发的，尽管巴斯孔塞洛斯认为他自己创造了一个更简单、更有组织的计划。

巴斯孔塞洛斯的计划旨在建立一个既有混合种族又有西班牙语文化的国家。它的目标简单地讲，就是“通过世俗和标准化的教育，将……人民（包括土著社区）纳入一个统一的、有文化的、讲西班牙语的国家”，这种教育重视整个西方文明，尤其是西班牙语文化。他的计划有两个主要部分：一是将所有社区纳入国家生活，二是在创造一种革命文化的过程中调整土

① 林内特·曼里克：《梦想一个宇宙种族：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和墨西哥的种族政治，1920～1930年代》（Linnete Manrique, “Dreaming of a Cosmic Race: José Vasconcelos and the Politics of Race in Mexico, 1920s-1930s”），《令人信服的艺术与人文》（*Cogent Arts & Humanities*），2016年第3期。

② 何塞·巴斯孔塞洛斯：《灾难》（Jose Vasconcelos, *El Desastre [The Disaster]*），墨西哥经济文化基金出版社，1982，第75页。

著人民的价值观，这种革命文化可以被称为本土成长的美学。^①

1921年10月，新的公共教育部正式成立，巴斯孔塞洛斯担任第一任教育部部长。教育部被分为三个部分：学校局、图书馆局和美术局。学校局负责所有小学、中学、技术学校和农村学校教育，以及学校卫生和医疗检查。历史学家阿雷奇加·科尔多瓦（Arechiga Cordoba）观察到，在1917年至1934年，由教育部和公共卫生部发起的关于卫生的教育运动和宣传变得无处不在，并且是革命后“国家和主要阶级采用的文明话语”的中心。清洁的福音被设想为带来大众阶层的“再生”和“救赎”，大众被认为是懒惰和无知的，反过来证明官方加强了监督。国家在教育、改善和修正民众卫生习惯方面的共同努力也被视为精英们更关心如何将墨西哥转变为现代文明国家的一部分。

图书馆局负责创建数千个小型图书馆，出版了欧洲和墨西哥文学图书的廉价版本，目的是使公众养成阅读的习惯。美术局则成为“音乐、造型艺术和文学的文化复兴中心”。另外，还成立了扫盲部门和土著文化处，但只是作为临时的和独立的部门。巴斯孔塞洛斯在回忆录《灾难》中提到，土著文化处打算遵循早期基督教传教士的行动，向土著居民讲授西班牙语，并将其融入国家。^② 他还指示在墨西哥这样一个基本上是文盲的国家出版大量的欧洲古典文学作品。例如，他在回忆录中提道：“这个国家需要的是开始阅读《伊利亚特》。我将在国家的学校和图书馆分发成千上万的《荷马史诗》……”对他来说，公众有必要学习“使用我们的语言……所有时代的基本思想”。瓦斯卡塞洛斯在这里透露，他的教育计划是保持家长式的努力，比进行真正的结构改革更关注教化大众。

巴斯孔塞洛斯关注的一个核心方面是农村教育。他确定了两个紧急情况，即土著人口不讲西班牙语和一般人口缺乏识字能力，于是设立了扫盲部门，向农村的土著人口教授西班牙语，而对全国尤其是城市中的人们，则提高他们的读写能力。为了惠及农村人口，他借鉴西班牙传教士的模式，

① 威廉·比兹利：《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墨西哥的国民教育与革命文化》（William Beezley, “José Vasconcelos, National Education, and Revolutionary Culture in Mexico”），<https://oxfordre.com/latinamericanhistory/view/10>，访问日期：2019年2月8日。

② 何塞·巴斯孔塞洛斯：《灾难》（Jose Vasconcelos, *El Desastre [The Disaster]*），墨西哥经济文化基金出版社，1982，第20页。

创建了他称为“土著文化和公共教育传教士”的讲师团，其中包括基础讲师，有时还包括农业、艺术和手工艺方面的其他专家。在他更为广阔的计划中，他设想了一个他称为“乡村读者”的计划，他们会在广场上大声朗读历史、地理和报纸，还有音乐家们会演奏音乐来唤醒当地人对传统旋律的兴趣。在土著文化处的领导下，教师“使团”（小分队）被派往农村地区，是“为了让社区人口对教育感兴趣并在当地招募教师”。教育部还建立了地区农村师范学校，帮助地方培训师资，并开设了农业、手工艺、体育、卫生和教育学等课程。此外，教育部还分发小册子、期刊、教学手册和其他出版物。

有一本教育部创办的教育杂志《教师》（*El Maestro*），免费向公众赠送。在第一期，有一篇巴斯孔塞洛斯写的前言，这篇前言所针对的对象，不是所有人，而是一个特定群体，即知识分子。巴斯孔塞洛斯批评他的同事们缺乏行动和对群众漠不关心，并号召他们参与他的教育运动。在他那富有特色的华丽演讲中，他说道：“如果我们抛弃他们，如果我们保持他们的无知和贫穷，他们将成为毁灭性的负担；但是如果我们教育他们，使他们强大，他们的力量融入我们，将使我们无敌。”在他看来，知识分子是唯一能够带领墨西哥民族走向现代化并进入世界舞台的人。同时，巴斯孔塞洛斯还解释说，杂志的内容将不是人们想要的，而是他们需要的，有着“不断提升他们的目的”。在第一期中，作者的文章五花八门，如法国小说家罗曼·罗兰、爱尔兰作家萧伯纳以及俄罗斯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文章，这突出了巴斯孔塞洛斯的愿望，即通过欧洲文学，墨西哥人民将变得文明。

历史学家布拉丁指出，巴斯孔塞洛斯在教育方面的成就包括促进农村教育、提供公共图书馆、建立农业研究所和职业学校以培训教师，以及努力将土著人民纳入“国家共同体”。^① 巴斯孔塞洛斯反对永久性的特殊和独立的土著教育，他把这种教育视为北美的教育模式，并呼吁“将仍然孤立的印第安人融入墨西哥家庭”。^②

① D. A. 布拉丁：《墨西哥历史上的预言和神话》（D. A. Brading, *Prophecy and Myth in Mexican History*），剑桥拉丁美洲研究中心，1984，第72页。

② 何塞·巴斯孔塞洛斯：《灾难》（Jose Vasconcelos, *El Desastre [The Disaster]*），墨西哥经济文化基金出版社，1982，第75页。

五 倡导音乐和艺术等文化复兴运动

收集民间音乐是巴斯孔塞洛斯保存乡村音乐记录的一个部分。他指示民族音乐学家华金·贝里斯塔因（Joaquín Beristáin）通过公共教育部的美术文化局，去记录“大众灵魂”的音乐和声音，这是继曼努埃尔·M. 庞斯（Manuel M. Ponce）在波菲利奥·迪亚斯时期发起的一个项目之后的另一个项目。贝里斯塔因领导下的几位调查人员致力于保护似乎正在消失的地区音乐。在这一群体中，伊格纳西奥·费尔南德斯·埃斯庇隆（Ignacio Fernández Esperón）最著名。他很快就成为一名专业名称为“塔塔纳乔”（Tata Nacho）的表演者，并以“拉博拉契塔”（La Borrachita）而闻名。这首恢复的歌曲变得足够流行，以至于普鲁塔科·卡耶斯在1924年把它作为他的总统竞选歌曲。其他作为民歌收藏家或表演者而活跃的杰出参与者包括康塞普西翁·米歇尔（Concepción Michel）、卡门·赫雷拉·德门迪兹巴尔（Carmen Herrera de Mendizábal）和弗朗西斯科·多明格斯（Francisco Domínguez）。后者发行了米却肯的流行歌曲和瓦哈卡的大众音乐。巴斯孔塞洛斯呼吁贝里斯塔因通过“国家灵魂的集体新柏拉图主义飞翔”来帮助他实现大众文化的梦想。

巴斯孔塞洛斯的音乐项目，无论是他还是贝里斯塔因设计的，都利用了城市流行文化、流行音乐和青年男性剧场的发展，并接受了曼努埃尔·M. 庞斯所倡导的歌曲的重要性。正如巴斯孔塞洛斯所说，这场运动促进了墨西哥歌曲和其他来自西班牙语国家的歌曲的传播，通过电影和外国流行体裁如探戈和狐步舞曲的录音越来越受欢迎。

巴斯孔塞洛斯在他的这项保护计划中最成功的一个方面，是雇用了一群摄影师到墨西哥的边远地区拍摄土著文化丰富多彩的照片。他的摄影师包括路易斯·马克斯（Luis Márquez）、阿尔瓦罗·布拉沃（Alvaro Bravo）、乌戈·布雷姆（Hugo Brehme，德国人）和查尔斯·韦特（Charles Waite，美国人）。他打算让摄影师特别捕捉土著人日常活动中的服装风格和文化习俗。这些受委托的摄影师拍摄了数千张个人的，尤其是女性的照片，记录了那个时代的文化实践。最著名的照片是路易斯·马克斯拍摄的。

路易斯·马克斯1922年受雇于教育部艺术局，成为摄影和电影摄影工

作室的一员。他很快致力于记录土著文化。他完成的记录恰帕斯州印第安村社恰姆拉朝圣地的节日的影片，被广泛认为是墨西哥的第一部纪录片。在恰姆拉的另一个收获是，他收集了每一个他拍摄的文化团体的服装样式，他的收藏多达 2800 套，特别是土著妇女的服装，所有这些都精心记录，最后被一个博物馆收藏。1923 年马克斯参观了米却肯州的帕茨夸罗（Patzcuaro）湖和哈尼齐奥（Janitzio）岛，在那里他参加了亡灵节的庆祝活动，最终在 1935 年拍摄成了墨西哥的经典电影《哈尼齐奥》。马克斯在电影行业工作了几十年，他的大约 20 万张前西班牙美洲的、殖民地的和现代的艺术、风景和土著风俗的照片，成为现今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美学研究所（Instituto de Investigaciones Esteticas）珍贵的档案资料。^①

巴斯孔塞洛斯还是壁画运动的倡导者和赞助者。1921 年，墨西哥革命的军事阶段结束，当时，墨西哥大部分人口是文盲，政府急需一种方法来促进墨西哥革命的理想。作为新任教育部部长的巴斯孔塞洛斯想到，通过一个政府支持的壁画计划来达到这一目的。类似于在前哥伦布时期和殖民时期对壁画的利用，这些壁画不仅仅是为了美化，而且是为了促进某些理想的社会化。这些理想或原则是为了美化墨西哥革命，以及在土著人和西班牙人推动下的墨西哥作为一个梅斯提索（混血）民族的认同。政府开始雇用该国最优秀的艺术家来绘制壁画，并从欧洲召回一些艺术家。

1921 年末，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召集了 8 位画家开会，其中有迭戈·里维拉、奥罗斯科、西凯罗斯、罗伯托·蒙特内格罗、拉蒙·阿尔瓦·德拉卡纳尔（Ramón Alva de la Canal）、费尔明·雷韦尔塔斯（Fermín Revueltas）、费曼多·莱亚尔（Fernando Leal）、让·夏洛特（Jean Charlot）。教育部部长阐述了他关于教育和哲学的思想，用以指导他们的作品，要求追求的是一系列目标：提高教育品位，向新的墨西哥人传播爱国主义和自尊心的思想，促进社会平等，要进入观众的心灵深处，使之发生转变。巴斯孔塞洛斯出版过一本题为《美学论》的书，总结了他的美学理论，其中谈到，艺术家需要一种灵感，使普通人能够通过艺术接近精神。因此，壁画应该是针对所有墨西哥人的，不管是受过教育的人或是文盲，不管是为集体或

^① 威廉·比兹利：《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墨西哥的国民教育与革命文化》（William Beezley, “José Vasconcelos, National Education, and Revolutionary Culture in Mexico”），<https://oxfordre.com/latinamericanhistory/view/10>，访问日期：2019 年 2 月 8 日。

是为个人思考的人。这样的壁画应该让伟大的观众和伟大的艺术家都能读懂，不需要什么中介。^①壁画的发起者们花了一段时间研究和规划他们将要做的事情。在内容方面，他们将遵循巴斯孔塞洛斯的想法，至少从一开始是这样的，在形式方面，每个人则根据自己的套路进行创作。

尽管巴斯孔塞洛斯担任教育部部长的时间很短，但正是由于他才决定了壁画艺术的发展方向。1921年，罗伯托·蒙特内格罗在一幅蛋彩画的壁画上描绘了他的形象，但保留的时间很短，不久就被他的下一任教育部部长下令将其涂掉了。虽然壁画家们的风格和气质各不相同，但都认为艺术是为了教育和改善人民。这是他们接受这些委托以及建立“技术工人、画家和雕刻家联盟”的原因。

正如历史学家布拉丁的评论所言，巴斯孔塞洛斯激励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进入公共服务领域，进而“执行革命政府的政策”。^②巴斯孔塞洛斯深知自己的影响力，他在自己的回忆录《灾难》中宣称：“在那一刻……我是政府……”^③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结 语

20世纪20年代是墨西哥革命之后国家重建的重要时期，作为公共教育部部长的何塞·巴斯孔塞洛斯批判了欧洲的种族退化论和实证主义，提出了“宇宙种族”的思想，以积极的方式评价了种族文化混血，从而为墨西哥的文化民族主义奠定了基石。他倡导的教育改革运动，特别是在推广农村土著社区的教育以及他在城市开展的扫盲运动，受到了广泛的赞誉。他倡导的音乐艺术等的文化复兴运动在提高教育品位、向新的墨西哥人传播爱国主义和自尊心的思想、促进社会平等方面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他是一个典型的革命知识分子，融合了美学、政治和教育理想，试图通过摆脱

① 埃斯佩兰萨·加里多：《墨西哥壁画：它的哲学与说教目的》（Esperanza Garrido, “La Pintura Mural Mexicana, su Filosofía e Intención Didáctica”），<https://dspace.ups.edu.ec/bitstream/123456789/9323>，访问日期：2019年2月6日。

② D. A. 布拉丁：《墨西哥历史上的预言和神话》（D. A. Brading, *Prophecy and Myth in Mexican History*），剑桥拉丁美洲研究中心，1984，第72页

③ 何塞·巴斯孔塞洛斯：《灾难》（Jose Vasconcelos, *El Desastre [The Disaster]*），墨西哥经济文化基金出版社，1982，第12页。

旧政权的世故和腐败，引领墨西哥重新生成成为清白的和理想的国家。他的努力在创造一种新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身份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并体现了1910年革命的目标，即通过教育创造机会，以及共享文化表达，以建立一个包容性社会和公平的国家。当然，不可否认，巴斯孔塞洛斯的“宇宙种族”思想带有一种乌托邦色彩，这种思想从今天看，具有忽视种族文化多样性的一面，这是其历史局限性。

（作者简介：韩琦，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和拉美中心教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